

2001年12月1日,著名台湾女作家林海音以83岁高龄病逝于台北,迄今已十五个年头了。她那令人感到温馨亲切的笑容笑貌,常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林海音是台湾的“大牌”作家,她既写成人文学,也写儿童文学,成就卓著,影响广泛。以她的小说《城南旧事》拍摄的同名电影,在大陆可谓家喻户晓。

在海峡两岸的文学圈内,大家都尊称她为“林先生”。

1992年5月初,她和十多位台湾儿童文学作家一起来北京,参加海峡两岸童话学术研讨会,住在王府井附近的和平饭店。那天早晨,我在上班途中经过和平饭店时,将我新出的一本评论集,匆匆交给林焕彰兄,委托他分赠给每位台湾作家。第二天开会时,林海音先生一见到我,就热情地说:“谢谢你的书!你又写作品又写评论,不简单啊!”林海音先生小时候生活在北京,讲一口浓郁京腔味儿的圆柔流畅的普通话,听来感到分外悦耳亲切。

1994年5月底,我们大陆十四位儿童文学家,应邀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儿童文学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台湾女作家桂文亚就向我悄悄透露:开会时,林海音先生将请我们几个晚几天回大陆的作家吃饭。果然,林先生于6月8日来到我们所住的台北教师会馆,亲自给我们送来了印制极为精美的第二天宴会的请柬。

6月9日下午,桂文亚陪孙幼军、金波和我参观考察了台北的一些书店、商铺和茶园后,应邀乘出租车赶到位于“国父纪念馆”附近——逸仙路32巷17号——的一家名叫“法德

作家专栏

樊发稼

在林海音先生家做客

吉”的大型西餐馆,林海音、夏承楹夫妇已经先期到达等候。接着,另一位大陆作家金振林,台湾作家林良、罗青、管家琪、郝广才、李潼、薇薇夫人等,也陆续到来。大家围着铺有雪白桌布的长条餐桌分宾主就坐,林先生吩咐我们每人点一种菜,我已忘了自己点的什么,只记得坐在我左边、对鱼类极有研究的钓鱼专家孙幼军兄点的是一盘鳕鱼。

席间欢声笑语不断,气氛极为热烈融洽。

宴毕,林海音先生邀全体赴宴人员到她家去“喝茶”。我们从西餐馆出发,只几分钟就到了林先生家里。这里的住宅,相当漂亮。院内有喷水池,池里游鱼可数——一色儿是极美丽的金鲤鱼——林先生说,总共有三十多条。据说,在台北市内,这个地段的房价最贵,每套房子相当于人民币500万元以上。林先生的居室,应该说不算十分宽敞,但室内的书橱、衣柜、沙发、珍宝柜等等陈设,以及壁上的书画,无不散发、流溢一种浓浓的深厚的艺术、文化、书香气息。客厅沙发上方,悬挂着一幅书法作品,笔势挺拔遒劲:“在苍茫的暮色里加紧脚步赶路”。体悟其意,这不正是年已逾古稀的林先生晚年在文学之途不辞辛劳努力行进的生动写照么!

林先生的丈夫夏承楹(笔名何凡)老先生,是个敦厚和藹的长者,无论在宴会席间,还是在自己家里,面对众多作家客人,他总是谦和地微笑着,很少

说话,只是不断地以轻缓的动作,殷殷为我们斟茶或添加饮料。我问他:“夏老,您去过北京吗?”他答道:“去过的。”林先生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便在一旁说:“他呀,只去过一回。我去过北京十几次啦。”

林先生始终是个最活跃的中心人物,她不停地进进出出、走来走去,一会儿给我们端来水果,一会儿又给我们拿出冰果冻来:“这是我花了半天时间自己做的呢,请大家尝尝,味道还好吧?”看着我们一个个吃得开心的样子,听着我们“好吃好吃”、“您的手艺真不错呀”的夸奖,林先生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似的。

林先生让我们欣赏她家十几本厚厚的影集,还拿出几本客人的留言册,让我们题词留念——我接过其中一本翻了一下,啊,王蒙、刘心武等等那么多著名中外作家、艺术家来过她家,写下了如许由衷的钦敬和热情的祝愿辞语!在“题词”者中,一个小孩子写下的“留言”,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这个小孩子是小学三年级小学生、桂文亚的宝贝儿子豆豆(学名谢君韬),他在林海音奶奶的留言册上的“题词”是:“今日得见庐山真面目,深感欣慰。”据说,林先生常常开心地将豆豆的“题词”展示给客人看。

在我们欣赏影集和写留言的工夫,林先生当着我们面,挂了一个长途电话给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老舍的儿子、作家舒乙,除叙谈家常

外,主要是谈一部书稿出版的事,这个长途电话通了足足有半个小时。在台湾,一分钟长途电话费要新台币70多元。台湾“大佬”级作家林良对林先生说:“你这个电话要花两千多块(相当于人民币700多元)呢!”林先生笑着说:“没关系。只要事情办妥就行。我可以放心地把书稿交北京的朋友捎过去了。”

林先生是个豁达乐观的人,她风趣幽默,爱讲笑话,每每逗得大家开怀畅笑。在《民生报》招待我们大陆儿童文学作家的晚宴上,她讲了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台湾一位年轻的著名儿童文学女作家方素珍两次外出开会,一次去韩国,一次来北京,适巧都身怀六甲;两次都和另一位台湾“大佬”级前辈作家马景贤同行。在北京和平饭店,老实憨厚的马老先生居然对方素珍说:“为什么每次我和你在一起,你就会怀孕呢?”——这个“故事”,经林海音先生以特有的调侃语调,不无夸张地、绘声绘色地加以讲述,每一个“听众”听了,无不笑得前仰后合,简直笑破肚子!听说林先生还讲过一个吃豆腐和“醉翁之意不在酒”、“醉酒之意不在翁”以及“醉酒之翁不在意”的经典笑话,惜乎我没有亲闻,未解其详。

林海音——这位蜚声海内外文坛的杰出才女、文绩赫赫的著名作家,在其晚年倾注宝贵心力于儿童文学事业,不仅写出了《奶奶的傻瓜相机》等优秀作品,还以难得的热情,为两岸儿童文学的交流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两岸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和广大少年儿童读者,都深深地怀念她。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诗韵悠悠

银杏树

袁刚

当树叶抖落岁月
风的手指,为木质味的年轮
刻上象形文字

几个世纪过去了
你没有前移一步,也不曾后退半步
始终传递着土地的深呼吸

浮云和流水稀释往事
落叶从不背叛季节
为了崇高而挺拔
你把思想长成茂密的根须
在泥土温润的怀抱中
孕育一个又一个春天

看吧,枝桠在空中舞动
巨大的树冠投影在故乡的旷野
你永远在凝视人间
你一生在倾听世界
你不断向上的身姿
让鸟儿从此飞翔,让雷声从头顶滚过

果实已敲响晚秋的钟声
远方正在酝酿一场暴风雨
伸向天空的手臂,昭示星星
时间因你凝固
日子因你蜕变
哦,唯有你知道地厚与天高



生活的调色板

北风

现代社会,给予了人更多丰富生活的机会。旨在锻炼身体散步,先是在城镇发展起来的,舞也是城里的居民先跳起来。到了现在,你看乡下的人也心动和行动了。他们也在认真地为了走路而走路了,也组织起来“蓬蓬队”了。去看城乡的各类活动室,打牌、下棋、打乒乓以及看书看报等各类活动都活动着。要是去看类似老年大学这样的地方,大家都挑了高雅和美丽的学,挑了欢喜和爱好的学,琴棋书画、摄影写作、演戏朗诵、绣花烹饪,都学得格外起劲。我曾经悄悄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按照实际,老年大学设置的不少课程根本不是大学课程,老年学校均美其名曰老年大学,那是社会对于老人文化活动的特别赞许和特殊鼓励,也是社会哄逗老人的一个法子。

又比如旅游,现在轮到家家户户自掏腰包,开始去天南海北了。几十年前,我们都看着外国人的家又一家,来爬长城、游故宫、玩西湖等等,觉得好羡慕。现在,我们要去回访他们的家乡了。像讲究生活这样的提法,以前的人听起来是充满贬意,如今却已经进入许多人的骨子里了。就是国家,也巴不得老百姓讲究吃穿用,学会玩乐,来拉动消费,促进繁荣,同时作为铁的事实来证明社会制度的无比优越。

要是我们去细心体会我们生活中的丰富多彩,其实还有更多的层面、更多的内容、更多的细部。我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支画笔,都有一块调色板,都备有各种颜料,心里又都有一幅锦绣美丽的愿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画卷的描绘大师,都可以去用我们的画一幅幅精彩纷呈的图画。那么,大家就用心地、尽情地挥洒吧!



特色崇明

施敏

乡村管乐队

《迷人的乐队》是三十多年前一部农村题材电影,讲述农村青年辛天喜在家乡创办农民管乐队的故事。那时,在家乡崇明,农民自办铜管乐队,早已不是新鲜事儿了。

崇明被称为“铜管乐之乡”。早在清光绪年间,基督教传入崇明之时已带进了铜管乐。当初是由一名英籍华人传授给当地孤儿院的孩子们的,随后便在青年学生和农民中出现了一支又一支管乐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每个乡、村、社、队都有自办的铜管乐队。当时享有盛名的是竖河、大新乡合并为公社时成立的30多人的大乐队,由黄承先任指导,并请上海管乐团辅导和提供乐谱,可以说风光一时。

乡村管乐队一般由十一二人组成,规模虽然和专业的铜管乐队不能比,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乐队里大号、小号、长号、圆号和大小鼓、铜钹等一应俱全。

一年一度的新兵入伍,村里都要举办隆重的欢送仪式,乐队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乐队从村委会大礼堂出发,一路簇拥着披红挂彩的入伍青年,吹吹打打来到新兵家。虽说他们其中有的人不识谱,但他们都是天生的乡间乐者,一双双粗糙开裂的大手,紧握着金灿灿、明晃晃的乐器,吹得有滋有味、像模像样。长号手、小号手们,头微微高昂,手指在号的按键上飞速地跳动着,眼睛似闭非闭,一副陶醉的样子。鼓手两臂开张,上下起伏,鼓槌一会儿轻抚鼓面,一会儿重击鼓身,不管轻重,总恰到好处。

四里八乡的村民们都赶来看热闹。那时,我总是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一是有喜糖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父亲是管乐队里的一员,他是吹大号的,看着他神气十足的样子,我也特别有光彩!

扛锄头的农民玩洋乐器,并非这么简单,很多队员最初连乐器名字都叫不出来,乐理知识更是为零,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和付出的艰辛令人动容。

“乐器刚买来时,我们连箱子都

不会打开”。父亲回忆起初学时的情形,“一开始拿着大号根本就吹不响,更别说运气、指法什么的了。就算有人把号吹响了,捣鼓出来的是牛叫一样的闷声,因为不懂技巧,几天下来,嘴巴都吹烂了。好在县文化馆会定时派出专业业务干部进驻村里,为队员们讲课辅导”。

平时,他们下地干农活,各自忙着生计,训练的时候,他们拍拍身上的泥土,准时赶到练习的地方。从最简单的简谱开始学起,“哆来咪”记不清,只好用汉字一个个地标在谱子下面。进展虽然很慢,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渐渐地学会了识谱、音阶,慢慢地,能独立演奏短曲了。

乐队里一般会有位被称为“师傅”的元老级乐手,有基础、技术好、威信高,是乐队的“灵魂”人物,年轻人会经常和他切磋技艺,他也乐得指导,在口传心授中保持着某种传承关系,这正是乐队最温情的地方。乐队最终还会涌现出一两位会同时演奏多种乐器的多面手,如果遇到突发情况,乐队随时可以作出调整。

乐手们演奏的乐谱是手抄本形式的,曲子大多是从歌曲集中抄来的,把它记录在小本本上,可以随时翻出来看看。曲目除了《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社会主义好》等保留曲目外,很多歌曲由他们自己改编,像《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刚开始流行,就被他们改编为新曲,经他们演奏,迅速在岛上流传开来。

崇明的冬天冷得入骨三分,很多老人熬不过腊月寒冷的天气撒手而去,口碑好的乐队在一年最繁忙的时候,几乎天天在赶场子。乐队之间既有竞争关系,又保持着某种默契,这就是各自遵循的行业规则。他们凭借自身的技能获得一定的报酬,一年下来,收入可观。

现在,乡村管乐队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但是,已经难以回到鼎盛时期的光景了。那些在田园间留下浓郁的泥土芳香却别有韵味的“迷人乐队”,恐怕只能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了。



范筱铭 国画《双香》

情感方程式

我的哥哥

陆冬梅

一个周末的傍晚,我坐公交车去看望母亲。刚上车,天就阴了下来,一会儿就下起了小雨,等我到终点站时,雨大了起来,我连忙脱下外套,罩在头上,向三百米外的母亲家奔去,刚走几步看见小哥骑着电瓶车过来,他把雨披递给我,示意我快上车。半道上,又碰上大哥也撑着伞来接我,我向大哥招招手,大哥随后跟在我们后面。回望大哥花白的头发、微驼的身影,几十年来,大哥小哥对我关怀呵护的种种场景顿时一一浮现在眼前。

有一年春天,天气渐渐转暖、冰雪开始融化,柳树发了新芽,外婆家的后宅沟那棵黄杨树长的又高又大,树上满是果子。虽然艳阳高照,但春寒料峭,骨子里还是很冷,我们仍然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我们一群小表兄妹结伴来到那棵高大的黄杨树树下采果子,那果子圆圆的,绿绿的,下面长着三只脚,像个小凳子,很好玩,又很漂亮,大家比赛谁采得多。长得高大墩实的表姐抓到了最外面的那根大枝杆,随后她让我拉住由她来采果子,不料矮小瘦弱的我一下子被那树枝吊了出去、掉落到沟中央,小伙伴们吓得撒腿就跑,表姐干脆关上们,躲进被窝里。我小哥小小年纪沉着果敢,找了根长竹